

THE BEST
SELLERS
OF THE CONTEMPORARY WORLD



当代世界金榜畅销名著

复活的奥菲莉娅

(美) 玛利·皮福

印刷工业出版社

THE BEST
SELLERS
OF THE CONTEMPORARY WORLD

复活的奥菲利娅

[美国] 马利·皮福 著
贺树生 译

印刷工业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复活的奥菲利娅/(美)皮福(Pipher, M.)著;贺
树生译. —北京:印刷工业出版社, 2001
(当代世界金榜畅销名著)
ISBN 7-80000-404-X

I. 复… II. ①皮…②贺… III. 女性—青少年心理学
IV. B84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42802 号

印刷工业出版社

北京后沙峪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所经销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487 字数: 12000 千字

2001 年 9 月第 1 版 2001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1-500

ISBN 7-80000-404-X/T·13

定价: 4500.00 元(全套四十卷)

内 容 简 介

生命有限，因而需要倍加珍惜。

青春无价，所以不能任意挥霍。

然而曾经拥有的已不堪回首，现在拥有的却无所适从。

是什么使奥菲利娅的悲剧在此重生？心理医生玛利·皮福在本书中进行了深入的探究。

奥菲利娅只是一个形象，一个缩影；是莎士比亚笔端下的一个人物，哈姆雷特的一个恋人。她曾经天真善良，无忧无虑，而青春期的她却改变了自我，哈姆雷特成了她生活的全部。当遭到哈姆雷特的冷遇和厌恶时，她失去了方向，生活没有了依托，终于草草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这是她一个人的悲剧，也是所有女性的悲剧。

青春时期是女性的关键时期，也是躁动时期、困难时期，又是急聚变化和过于关注自我的时期。此时她们最容易受到外界因素的影响，她们执迷于察言观色和人情世故，却又缺乏足够的判断能力和抵御能力，在大众流行文化的冲击下，难免陷入重重矛盾之中。于是她们掩藏了本我，自我也开始支离破碎。

她们压抑、敏感、情绪低落，吸毒、酗酒、饮食紊乱。

这是个体的失败，家庭的失败，还是社会的失败？

《复活的奥菲利娅》用鲜活的触目惊心的事实向我们揭示特殊群体——少女们——所面临的生存危机，并从更广的文化背景中寻找问题的真正根源，而不是着眼于个体和家庭。以医生和教师的身份进行叙述与阐释，更具有说服力与号召力。正如明尼波利斯青少年法律中心玛利·肯宁博士所说：“本书是详细探索少女生活各个方面的第一本书。它没有责怪、诬蔑或歇斯底里的大叫，而是用浅显易懂的语言和吸引人的故事展示了少女们在当前文化中的处境。父母、老师和心理治疗师都能从书中得到启示。”

如何挽救失落的少女，使其成为自己生活的主宰，而不仅仅是别人生活的客体；自己主动的选择生活，而不单单是被选择或者被迫的选择。家庭和社会都应该对她们倾注更多的关爱，给她们正确有力的指引。

毒品似乎离我们非常遥远，当读完毕淑敏的《红处方》时，你会觉得瘾君子就在我们身边。读完《复活的奥菲利娅》，你同样会觉得这些少女的故事就发生在我们眼前。

本书能连续 120 周荣登《纽约时报》、《出版家周刊》畅销书排行榜，并引起全美的讨论热



潮，就因为它探讨的是所有人都关注的，无论你身为父母，还是兄弟姊妹。

玛丽·皮福满怀同情和关注，讲述了少女们为了保持完整的自我而如何进行艰难的挣扎的案例……少女们怎样建立和保持强烈的自我意识，她为我们提供了具体可行的建议。

——美国《出版家周刊》

一本重要的书……皮福的书有如聚光灯般照出了今日少女的真实世界。

——美国《洛杉矶时报》

任何关注现代少女真实处境的人的必读书……给我们提供了大量信息，有助于我们的女儿成长为完整、坚强的女人。

——美国《林肯星报》

每位有女儿的父母都应该阅读这本令人大开眼界的书。我们向你强力推荐。

——美国《图书馆杂志》

复
活
的
奥
菲
利
娅

第一章

风雨飘萍

复
活
的
奥
菲
利
娅

当我的堂姐波莉还是个小女孩时，非常好动。她跳舞，翻跟头，劈叉，与隔壁的男孩玩足球、篮球和棒球，与我的兄弟摔跤、骑车、爬树和骑马……她像柳枝一样柔软、轻巧，像幼狮一样不可驯服。而且她的嘴也很厉害。别人向她发命令和提建议时，她会不满地大叫；赢得一个赌注或听到一个好笑的笑话时，她会高兴得尖叫起来，并张嘴大笑；她还喜欢与小孩和大人争辩，用建筑工人式的粗鲁语言来刺激她的论敌。

那时，我们共同组成了一个秘密的帮会：“侠匪帮”，经常在她家的车库里聚会。波莉是帮会里的汤姆·索耶，每次都是行动的策划者，并负责侦察，有时还潜入人家屋里“偷盗”。她教我们如何举行结拜“盟兄弟”的仪式，如何在打牌时玩手脚，如何抽烟……

可是，波莉过完了天真、自由而又丰富多彩的童年后，就上初中了。她想保持她原来的样子，但别人都叫她假小子，并责备她为什么不像个女孩的样子。学校里的男孩和女孩都不喜欢她。这时候，学校里的女孩都已经开始化妆和谈恋爱了。

这一切使得波莉迷惑不解，不知所措。她变得脾气暴躁，不入男孩的群，也不入女孩的群。后来，她平静了下来。当她重新出现在人们眼前的时候，就成了一个贝姬·撒切尔。她穿着时髦的衣服，当男孩们在那儿表演和说话时，她只站在一旁看着。她又重新被人接受，受人欢迎了。她从小群体里悄悄地溜走了。没有人提起她的变化，也没有人为我们镇最具有活力的公民的消失而伤心。只有我一个人感到了悲剧的发生。

处于弗洛伊德所称的潜伏期的女孩，即大约 6、7 岁一直到青春发育开始，她们的一切处于不知不觉之中。我想起了我的女儿莎拉，那些年里，她不但做化学实验、玩魔术、还拉小提琴、主演自己编的戏剧，甚至抢救野生动物，骑车满镇疯跑。我还想起了她的朋友塔玛拉，她在六年级的那个暑假写了一本整整 300 页的小说。我也记起了我自己，那时候我把镇里图书馆的所有儿童图书都读了个遍。这个星期我想成为路易莎·梅·阿尔科特那样的作家，下个星期我又想像伊莎朵拉·邓肯那样在巴黎跳舞。我从来没有像那时那样自信和充满野心。

大多青春期之前的女孩都极易与人相处，她们对什么事都充满好奇心——体育、自然、人物、音乐和书籍。几乎所有以女孩为主角的小说，它的主人公都来自这个年龄

段——安妮、海蒂、“长袜子”皮皮和“林中草地”凯蒂。这个年龄段的女孩会烤馅饼、会猜谜语，会没完没了地问问题。她们能照顾自己，并且还极有耐心地去照顾别人。她们暂时还不需扮演女性的角色，所以可以像一个假小子。在我看来，“假小子”一词包含着勇气、能力和冒失。

她们可以是亦男亦女，不受性别限制，有能力在任何情况下都自如地表现自己。男女同体的人能哄好一个孩子，能换轮胎，能做饭，也能主持会议。研究表明，由于她们/他们不用担心自己的行为是女性化的还是男性化的，所以，男女同体的人是调整得最好的人。

7—11岁的女孩很少来接受心理治疗。因为她们不需要。我可以掰着指头数出到我这儿来接受治疗的这个年龄段的女孩：科伦，她受到了肉体上的摧残；安娜，父母正在闹离婚；布兰达，父亲自杀了。这些女孩都充满了勇气和理性。布兰达说：“如果父亲自己不想活了，那是他的错。”科伦和安娜都很气愤，不是对她们自己，而是对大人，她们认为是大人们犯了错误。这些女孩很少需要我的帮助，这是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

一位园艺师曾告诉过我一个故事。有一次，她领一帮参加数学和科学竞赛的女孩到她的园子里参观。她给她们看格兰马草、须芒草、印度草和各种树——紫荆、槭树、胡桃、柳树……年纪小一点的女孩在介绍每种植物的间隙都要插进来问问题，并探近身子来看，用手摸和鼻子闻。年纪大点的九年级的女孩则不同。她们站得远远的，不碰植物，也不问问题。她们只是百无聊赖地呆呆地站在一边，对自己的小妹妹们表现出来的热情甚至表示出了几分

厌恶。我的朋友自问，这些女孩怎么了？有什么地方不对？她告诉我：“我真想摇醒她们，对她们说，‘快醒来，你们的魂被人勾走了吗？’”

最近，有次我坐在一家我最喜欢的冰淇淋店门口晒太阳。一位母亲带着她十几岁的女儿在我面前停了下来，等指示灯变绿了后过马路。我听到母亲说：“你不能再对我和你父亲讹诈了。每次你得不到想要的东西，就威胁说你要离家或自杀。你怎么了？你以前可不是这样的。”女儿只是直瞪瞪地盯着前面，对母亲的话充耳不闻。

我正吃着冰淇淋，另一位母亲也带着6、7岁的女儿来到了同一个路口前。她们手挽着手。女儿对母亲说：“这儿真好玩。我们下午待在这儿别走了吧。”

处于青春期初期的女孩，身上发生了某种巨大的变化。正如轮船和飞机神秘地消失在百慕大三角区一样，女孩们的自我也在大量地失去。她们在一个社会发展的百慕大三角区中坠毁。研究显示，青春期初期的女孩的IQ（智力）指数会下降，她们的数学和科学课的分数会直线下滑。她们失去了灵活性和乐观性，不再那么好奇，也不愿再冒险了。她们失去了坚定、活力四溢和假小子似的个性，变得更加内敛、自责和压抑。她们对自己的身体也感到极大的不满。

心理学资料中记录了这种剧烈的变化，但没有对其原因进行探究。出于好奇而跑去大杯喝酒的女孩并不会大声声张，她们只是静静地坐在角落里。西尔维拉·普拉斯、玛格丽特·阿特沃德和奥利弗·西雷纳描写过这种毁灭性的变化过程。迪德罗特在写到她年轻的朋友索菲·沃兰德的

时候，不无尖锐地写道：“我们都在15岁时死去了。”

正如童话故事描绘的那样。年轻的女人由于吃了有毒的苹果或手指被毒针刺了一下，昏睡了100年。她们迷迷糊糊地离开了家，遇到了极大的危险，最后被小王子救醒，于是变成了柔弱、让人怜爱的可心人。

莎士比亚的名剧《哈姆雷特》中奥菲利娅的故事就显示了这种毁灭性的力量对年轻女孩的影响。作小姑娘时，奥菲利娅满心欢乐，自由自在，但进入青春期后，她就失去了自己。自从爱上了哈姆雷特后，她眼里就只有他的喜好了。她没有了个性；她想方设法满足哈姆雷特和父亲的需要。当哈姆雷特因为她是一位过于顺从的女孩而唾弃她时，她悲伤得发疯了，最后满身盛装，自溺在一条铺满鲜花的小溪里。

女孩们知道自己正在失去自己。一位女孩说：“上初中后，我所有的好东西都不见了。”青春期的躁动破坏了她们的完整。她们的自我变得支离破碎，陷入了不可言说的矛盾之中。她们敏感而又善良，自卑而又好强，迷信而又充满理想。早上醒来时，她们满怀信心，晚上睡觉前，她们又情绪低落，焦虑不安。她们精力充沛地渡过白天，却又会颓然倒下。每个星期她们都会去尝试新的角色——这周是个好学生，下周却成了不良少女，再下周又成了艺术家了。她们还希望家里人能随时适应她们的这些变化。

我那些处于青春期早期的顾客们变幻无常，很难相信大人。她们很容易受到伤害，你的一个眼神、一个咳嗽、一次沉默不语、一次热情不足，甚至一句不合她们心意的话就能使她们感到不快。她们的话中常常有弦外之音——

犹犹豫豫，含混不清。她们的情绪常常起伏不定。这个礼拜她们对整个世界和家庭都充满了爱，下个礼拜则对任何事都充满了悲观。她们的许多行为都让人无法理解。她们的问题很复杂，也很隐晦——比如饮食紊乱、厌学和自伤倾向……因此我需要以多种不同的方式再三询问，“你想告诉我什么呢？”

例如，17岁的姑娘米歇尔，漂亮，聪明。但她在3年内怀了3次孕，她母亲就把她带到了我这里。我想与她谈谈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情，但她对我的所有问题都报以蒙娜丽莎式的神秘微笑。“不，我并没有想过那么多性的问题。”“不，我不是有意要这样做的。这只是一个意外。”同米歇尔谈了一次话，我觉得自己好像完全是与一位外星人在讲话。

霍莉也令我无法理解，她属于另外一种人。她长得很漂亮，化着浓妆，一头红色的秀发烫得卷卷的，待人羞涩，说话软声软语。她是查尔斯王子的崇拜者，只穿紫红色的衣服。因为她想自杀，所以她父亲把她带到了我这里。她不喜欢学习，不参加学校的合唱队和学校的其它任何活动，也不去找工作。霍莉用非常简单的语言很有礼貌和耐心地回答了我的问题。实际上，只有当话题谈到查尔斯王子时她才有话说。有好几周，我们一直在谈着王子。她给我放他的录音带，好像王子就在对她说或替她说话一样。

盖儿在心情沮丧时就会用火烧自己或用刀割自己。她穿着一身黑衣服，瘦得像根竹竿一样。坐在我的面前，一言不发，头发蓬松，耳朵、嘴唇和鼻子都穿着环。她谈了

波黑问题，臭氧层中的黑洞问题，并问我是否喜欢说唱音乐。但当我问起她的生活情况时，她就用手摸着她的环，坐在那儿一言不发。

我的这些顾客与一般的女孩并没有什么不同。我也在一所不大的文科学院教书，班里的年轻女孩几乎都有与我的顾客相似的经历。一位学生为她曾受过性骚扰的好朋友担忧。另一位学生因为挨了男朋友的揍，所以缺课了。还有一位学生问我，她经常接到一名男人的骚扰电话，威胁说要强奸她，向我求援。另一个学生由于心情沮丧，就用曲别针刺自己的手，直到出了血。很多学生都问过我处理饮食紊乱的办法。

后来，我又去中学讲演，女孩们就会常常靠近我，对我说，她们被人强奸过，或者她们想离家出走，或者她们有个朋友得了厌食症或是个酒鬼。起初，我对这种现象有些吃惊。现在习惯了，我倒盼望她们来对我说这些事。

心理学长期以来一直忽视这个年龄段的女孩。直到最近，学术界也不对青春期的女孩进行研究，在实践第一线心理治疗师会常常陷在谜团中无法解脱。对于成人来说，她们充满了神秘和矛盾，很难进行研究。青春期女孩内心发生的很多事情在表面上根本就看不出来。

西蒙·德·波伏娃认为，青春期就是当女孩认识到男人具有权力，而她们自己的权力只有来自于承认男人的这种权力并且依附于男人的时候。她们不仅具有如弗洛伊德所说的男性生殖器崇拜，而且还有权力崇拜。

德·波伏娃是这样描绘女人一生中的这个百慕大三角区：原来是自己生活主体的女孩此时成了别人生活的客

体。“年轻女孩慢慢地埋葬了自己的童年，放弃了自己的独立与鲜明的自我，顺从地进入了成人的存在”。青春期的女孩经受着各种矛盾：自立的自我和成为女性的需要之间的矛盾，作为人和作为女人之间的矛盾。德·波伏娃说：“女孩失去了存在，变成了非在。”

女孩成为了“女人扮演者”，把自己完整的自我陷入了窄小、拥挤的空间。充满活力和自信的女孩变成了羞涩、疑虑重重的年轻女人。女孩们不再思考“我是谁？我想要什么？”之类的问题，而是思考着“为了让别人高兴，我必须做什么？”这类问题。

女孩真正的自我和现行文化中衡量好女人的标准之间存在着极大的矛盾。我们可以用斯蒂维·史密斯一首关于游泳的诗来解释：“她们不是在挥臂向前游，她们是在向下沉。”就在她们最需要帮助的时候，她们的父母却不能拉她们一把。

奥利弗·西雷纳在她的《一个非洲农场的故事》一书中讲述了她的少女经历：“世界告诉我们，我们要成为什么人，并按它的要求来造就我们。对于男孩，它说，工作吧！对于女孩，它说，将就吧！女孩脑子里的东西越少，她要承受的压力就越轻。”她如此描绘她所毕业的学校：“它是一架机器，把我们的心灵压缩到一个极小的空间。我见过一些人，她们的心灵已被压缩得很小了，小得几乎只能填塞一个针眼。”

玛格丽特·米德认为，理想的文化是那种能使每个人的天赋都得到充分发挥的文化。按照她的标准，西方文化对于女性来说是很不理想的。她们的许多天赋都得不到发

挥，得不到欣赏。许多声音都被压抑下去了。斯汤达尔写道：“许多生为天才的女性都被公众的喜好所扼杀。”

埃莉斯·米勒写到过那些迫使女孩们抛弃自己真实的自我，装出一副假装的自我，以取悦父母的压力。《复活的奥菲莉娅》一书将为读者阐述，青春期的女孩经历着一种相同的压力，把女孩分裂成两种自我，“一种是真，一种是假”或“真的和假的”，但这一种压力不是来自于父亲而是来自于文化。青春期是当女孩经受社会压力，要她们抛弃真正的自我，只表现自己很小一部分天赋的时期。

这种压力使许多女孩迷失了方向，沉沦了下去。她们感觉到这种压力是要使她们成为一个不属于自己的自我。她们进行反抗，但她们是在与一个“无名的问题”作斗争。一位女孩这么说：“我是一个很好的胡萝卜，每个人都想把我变成一朵玫瑰。作为一个胡萝卜，我颜色漂亮，顶上还有茂盛的枝叶。当我被雕成一朵玫瑰后，我就变色、凋谢了。”

青春期的女孩犹如风雨中的飘萍。她们年轻、脆弱，狂风对她们恣意肆虐。有三个因素使少女很容易受暴风雨的挫折。第一是她们的成长过程。一切都在变化——体形、荷尔蒙、皮肤和头发。焦虑代替了冷静。她们的思维方式也在变化。一些人类最基本的问题叩击着她们的内心：我在宇宙中的位置是什么？我生活的意义是什么？

第二，美国文化常常在女孩处于青春期早期的时候就给她们以当头痛击。这个时候，女孩进入了一个更为广阔的文化领域，这里充满了各种对女孩有百害而无一益的“主义”：性唯上主义、资本主义和唯外观主义（即仅仅从

外观来评价一个人)。

第三，美国女孩往往在她们最需要父母帮助的时候被要求离开父母。当她们与各种各样新的压力进行斗争的时候，她们必须抛弃她们在童年的时候所拥有的家庭保护和关怀。她们不得不去寻求极不稳定的同伴的支持。

父母也非常了解她们的女儿正在发生什么问题。他们的女儿原先冷静、体贴，现在却变得情绪不定、要求不断，并渐渐与他们疏远了。原先她们很爱说话，现在却变得沉默寡言，心事重重。原先她们一见面就会扑上来拥抱，现在却连一个指头也不让碰。母亲们抱怨，在她们女儿的眼中，她们做的事没有一件是正确的。不知所措的父亲也只能哀叹自己突然从女儿生活中消失了。但很少有父母知道他们的经历其实是很具有普遍性的。他们的女儿已进入了一块新的土地，这块土地上充满了危险，父母很难理解得到。正当最需要家庭支持的时候，她们突然放松了与家庭的联系，甚至连无线电联系都没有了。

许多父母都希望他们处于青春期的女儿在成长和探索世界的时候能够得到安全的保护。父母的工作就是提供保护。女儿的工作就是进行探索。这种不同的分工常常给父母与女儿的关系带来紧张，现在，这个问题尤其突出。一般说来，父母比完全公司化的美国社会给女儿提供的保护要好些。父母不会想方设法从自己的女儿那儿去赚钱，不会向她们推销奇装异服或香烟，他们只是希望自己的女儿健康成长。他们不会把自己的女儿看做是性的对象或消费者，他们只把女儿看做有思想和兴趣的真正的人。但女儿们在进入这块新土地的时候却背离了父母。她们开始与自

己周围的同伴交朋友，她们是自己在这一块新土地上的邻居，她们有共同的语言和习惯。她们常常一起融入到大众文化那乱七八糟的价值观中。

这种与父母的疏离一方面也是由于成长的缘故。青春早期正是身体和心理都处于激烈变化的时期，她们会主动地吸收周围的东西，特别注重伙伴们的支持，并希望确立自己的身份。这个时候，女孩们的内心专注于自己神奇的变化。

产生这些变化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文化。在美国，所谓长大成人就是离开家庭，进入一个更广的文化领域。青春早期就是摆脱羁绊，争取自由的时期。青春期的少男少女一方面宣布要从父母那里独立出来，另一方面却又会为父母一点点脱离“标准”的行为感到害羞。她们不喜欢被别人看到自己与父母在一起，她们还会为父母的一点点不尽人意之处而紧张不安。母亲新理的一个发型，父亲的一个玩笑都会使她们一整天不开心。父母如果说错了什么或者没有对她们的问题作出完满的答复，她们就会大发雷霆。青春期的孩子表面上声称自己不听父母的话，但与朋友们在一起的时候，她们就会没完没了地讨论各自的父母。她们的感觉极端敏锐，一点点的变化、疑虑、含混、差异和虚伪，都能感觉到。

青春期的孩子还保留有一些孩童时异想天开的思想，她们相信自己的父母仍然有力量来保护自己，使自己安全、幸福。她们一方面因为自己的不幸而责怪父母，另一方面却又坚持不告诉父母她们的想法和感情；她们掩藏自己的秘密，这使得事情更加糟糕。例如，女孩如果受了强